

父母不在了。春节,姐弟五个家庭会在上海聚餐。我照例给每家送去一份杭州的吃食,算年货。总觉得,手中不拎着点吃食,少了点春节的意味。

庚子春节遇到疫灾,聚餐取消。年货已经准备好了,熟禽、腌品、茶叶、香榧、八宝饭。妻子说:找快递,把年货寄去。

颈上。我心中一咯噔。只有一家快递还营业。小哥边打包,边吸着鼻涕。感冒了?家住哪呢?湖北黄石,明天就回家了。

送年货

宁白

去年腊月二十八,杭州疫情已现。撑着雨伞,双肩背包。街上空寂,偶然有人走过,也和我们一样,还大意着,没戴口罩。

突然,背后传来一声响如霹雳的喷嚏,声脆力刚,在安谧的空间显得雷人。回头一看,是一精瘦中年男人,不像杭州原住民,衬衣外套一西装,匆匆赶路,等我回转,他已走在我前面。

妻子说:这个喷嚏,喷劲真大,把我后脑头发都冲了起来,碎沫飞到了头

这一吸一吸的鼻涕,把那一声喷嚏的“毒性”加重了。妻子担忧起来。第二天,姐弟们都收到年货,小弟在家庭群上传了年货的照片,五彩六色,并打油一首。过年的喜气传了过来。可是,也就在这一天,武汉封城。疫情的严峻传到杭州后,过年的心境被打压至无形。

天天刷屏看疫情,妻子却流起了鼻涕,两腿也感到酸痛。那一声喷嚏似

那天,邂逅我校经济学教授李薇辉。薇辉比我小两岁,比我晚去北大荒一年,比我晚上大学两年,真个是前后脚、脚碰脚。且,两人都祖籍宁波,同一年评上教授,现在又同住一个小区,日常见面,上海话、东北话甚至宁波话乱开,几只“频道”调过来调过去,很是投机,哈哈大笑,无比畅快。疫情中,久未见面。我问她:

“还长跑么?”“跑啊!”“没中过?”“没啊!”“校园不是封闭了么?”我太极拳已几个月没打了。“改到中环绿廊去跑了。”“还是早上四点半?”“是啊!”

长跑与人生

翁敏华

敬佩之感油然而生。中国的“老三届人”普遍向上、普遍勤奋、普遍有毅力。薇辉则格外外向、格外勤奋、格外有毅力,是我们“老三届人”中的佼佼者。

我们聊过北大荒兵团经历。她初到兵团被分配在炊事班工作。别人眼里的“香饽饽”,于她却格外艰难。那年月家里多子女,家长总会在众孩子中发现一两个读书种子,不让做家务,重点保护。薇辉就是他们家分工读书的,谁让她从小功课好,考进向明中学的啦!但做饭她却笨手笨脚,在炊事班她付出的汗水比别人多。后又当连队小学老师。但讨论她入党问题时,有人说她“没过好劳动关”。抱怨无益,从头做起。她已在教书,便利用周日、寒暑假下大田劳动,日积月累,劳动了100多天!这下大家服了,被感动了,她不但入了党,还被推荐上了大学。

她把这好强争胜的精神,延续到大学学习中。除了听课,其余时间“一头扎进图书馆”。阅读马克思三厚本《资本论》,天天读,津津有味。她近年一篇论文《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理论的深刻性——金融危机下的重新认识》,就是站立在当代这一特定的历史前沿,以最新的视角,重新以马克思《资本论》及其他经济学理论,分析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凸显的各种物质利益关系,充分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理论的深刻性。她三十多年前苦读马克思时,没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经济学教授,没想到马克思理论会成为她一生的学问底子。薇辉在学生中口碑很好。有一天老校长杨德广到学生食堂吃饭,调研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,一群学生异口同声:李薇辉老师。

“长跑”“没中过?”“没啊!”“校园不是封闭了么?”我太极拳已几个月没打了。“改到中环绿廊去跑了。”“还是早上四点半?”“是啊!”

敬佩之感油然而生。中国的“老三届人”普遍向上、普遍勤奋、普遍有毅力。薇辉则格外外向、格外勤奋、格外有毅力,是我们“老三届人”中的佼佼者。

我们聊过北大荒兵团经历。她初到兵团被分配在炊事班工作。别人眼里的“香饽饽”,于她却格外艰难。那年月家里多子女,家长总会在众孩子中发现一两个读书种子,不让做家务,重点保护。薇辉就是他们家分工读书的,谁让她从小功课好,考进向明中学的啦!但做饭她却笨手笨脚,在炊事班她付出的汗水比别人多。后又当连队小学老师。但讨论她入党问题时,有人说她“没过好劳动关”。抱怨无益,从头做起。她已在教书,便利用周日、寒暑假下大田劳动,日积月累,劳动了100多天!这下大家服了,被感动了,她不但入了党,还被推荐上了大学。

编者按:微信朋友圈是一种虚拟社交,其实是有潜在道德规范的,人的素质优劣全能体现,那么微信礼仪都有哪些讲究?今起请看一组“‘微友’有礼”。

单位里有个姑娘,微信一直找不到我,要不是晚上我清理沉底信息,差点耽误正事。我问她你着急干嘛不打电话给我?微信有时会漏看。她说她有“社交障碍”,平时交流只用微信,微信语音都不爱用,更别说电话了。我听了有点蒙,这要没有微信的时代可咋办?

想想现在电话真的用得很少了。我自己也是,除了家人还打打电话,其他人很少打电话,每天手机接到的电话也大多是快递小哥或者广告推销——于是我果断设置了长期静音震动模式。

再回想三十多年前,我们家算上海比较早装家庭电话的,入户要3000元装机费,终于告别传呼电话。传呼电话现在的孩子是不可能接受的,即使没有社交障碍也不行,当着那么多人面讲电

乎又响了起来。这不正是专家说的症状?妻子量起了体温。14天潜伏期,要熬了。小区开始封闭。我们拟订起预案。收集区疾控中心电话,并先行联络,以免需要时临时抱佛脚;从两家三甲医院中,确定路远却传染科强的那家;不去菜场,减少网上购菜频次;一日三餐改食两餐。

没有找快递的事,闭关自守,也不用这份煎熬啊!

可是,没有年货的你来我往,那还叫过年吗?熬的日子,免不了自我纠缠。却想起,那年我承担了一位母亲对儿子最遥远的年货传送。

大年初三,接到林场通知,要我返回大兴安岭。我正准备行装,好友S的母亲来了。她扛着一袋东西,挺沉地放在地上,说,谢谢你帮我带给S,不知道他春节吃了点啥,他最喜欢吃这芋艿了。我怔了一下。随手一掂,有二十来斤重。

往年,探亲返程前,总有“插兄”父母上门让我捎些东西。火车行程三天,转车两次,一般家长送来的都是肉松、香肠之类的轻巧食品,让孩子吃上这一口,表达的是牵挂之意。

我看着那一袋芋艿,心里发怵。母亲说:“我们减少点东西,你给它扛着吧。”母亲之间,心相通。

在哈尔滨三棵树和齐齐哈尔火车站转车,站台上,我们三个“插兄”行李堆有两米来高,那袋芋艿放在最上面。火车一停,一人上去把门,我先将一袋芋艿扔给他。无论如何,这袋芋艿不能弄丢。

S拿到后,下午就煮了一脸盆芋艿、香肠、腊肉、蘑菇混搭的杂烩。初七初八,春节尾巴。香气充盈整个帐篷的时候,十来个人聚拢,刷牙的搪瓷杯倒上白酒,叮咚一碰,吆喝几声,大口入酒,捞一块芋艿,再蘸一段香肠,融合的鲜味,紧跟着白酒在舌腔回转。

这口芋艿,S把母亲的牵念,传给了帐篷里每一个弟兄,每个人都想着家。帐篷外,满天飘洒的雪和一片黝暗的森林,看不见了。

十几年后,回城,我去了离父母两百公里的另一个城市。父母都已经老了。春节,该我给他们送年货

了。水果、糕点、干果、腌腊制品,大箱小盒。看着那一堆红黄绿蓝,喜庆就洋溢在他们脸上。我自己也受了感染,孩提时的春节感受又浮了上来。

年货承载着我家念思亲的情结。春节的欢喜以各种形态表现出来,才有年节几天里的生动、有趣、千姿百态、色彩纷呈。这般的喜庆的表达,不知有多少依附在你来我往的年货上?于是,这依附着的情感,成了我抹不去的记忆。

我还是念想儿时那些平安年份里的春节,母亲忙着掸尘、磨面、烧年菜、包汤圆,身影忙碌,菜香飘忽。过年的气氛,其实是母亲营造出来的,让我们享受,让我们铭记一生。大年初二,父母带着我们,将大大小小的一包一袋,拎在手上,到一位位长辈那里拜年,送年货。街上的人,都和我们一样,个个脸上露出的都是福气、喜气、高兴劲。现在,却时常怅然,这荡漾于心里的欢快,只属于生命中的少年。

花盆里的蒜

詹政伟

我用原先种香水百合的花盆种了几瓣蒜头,蒜头慢慢长出了蒜叶,但这蒜叶的模样却像极了香水百合的幼苗,叶子不是尖尖的,而是呈椭圆形。莫非它也知道自己是长在花盆里,得人多随俗一点?

嗨,环境真的太重要了,可以改变许多。我现在的担心是,蒜头里不是会夹杂着百合香水的味道?如果真的是那样,蒜叶还会是蒜叶?

见到的第一位作家(外一篇)

任溶溶

1941年我到苏北投奔新四军,10月17日抵达黄桥,暂住招待所等候一位名人同去军部海安。在海安我见到了我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位大作家,他就是吴强同志。

吴强的长篇小说《红日》大家知道。他当时住在黄桥,腰间插一把小手枪,十分神气。他在招待所的大书房写作,我在书房外面偷看他。

吴强晚上空下还给我们讲故事。记得他讲一群日本鬼子兵在河边洗澡,中国孩子偷走了他们的衣服,他们光着身子大叫远处同伴拿衣服给他们穿。也是在这个地方,我听到了陈毅同志作十月革命的报告。

对了,随后到海安,见到第二位作家丘东平同志。他以《茅山下》出名,当时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领导。有一次反扫荡,他掩护鲁艺同学撤退,不幸被日本鬼子射中牺牲。



再说老电影

我从小是影迷,外国片不说,国产片几乎出出看过。郑德辅送我《海上星汇》,我看得津津有味。它讲到的电影和电影人,我太熟悉了。明星、天一、联华等电影公司的影片,有哪一部我没看过的?

对金焰、胡蝶、阮玲玉,乃至林楚楚、陈玉梅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像我这样的老影迷,如今恐怕不多了。

我疑心有些电影已经只存在于我的脑子里。例如谭富英的《四郎探母》,拷贝还在吗?那么多本《火烧红莲寺》,拷贝还在吗?只怕它们都只留在我的脑子里。还有伪满拍的电影,拷贝应该还存在的,要好好保留,是资料啊!

最可惜的是白俄从俄国带到上海不少旧俄拍的电影,敌伪时期我看到过。那些白俄去了美国,大概把这些影片带去美国了。如留在上海,我们要珍惜,好好保存才是。

世上所剩无几的净土多在西藏,因为遥远而珍贵;心灵的净土,因有信仰而成世俗荒漠中的绿洲。

高原是记忆力的杀手,这不,刚过八宿,我又忘了其藏语之意,只记得在然乌湖的头宿所经历的轻重不一的高反。哪怕头疼得一夜难眠,哪怕到海拔近四千米

的然乌湖历经了上百公里的险峻和颠簸,也不禁要它为“西南瑶池”“高原九寨”的美名大声喝彩。八宿在藏语里意为“勇士山脚下的村庄”,倒真有点意味,你过得了深不可测的怒江和一路108拐的弯道,不是勇士又是什么!

我们这支艺术家采风团,从零海拔的东海之滨跑了三千公里,并非来逞勇,也不是只来看风景。汽车沿着烟波浩淼、壮阔无边的然乌湖岸往上爬,再往上爬,世界三大海洋性冰川群之一的来古冰川,就出现在了

了我因高反而有点疼痛的眼睛里。冷风中青紫的嘴唇油然蹦出北岛名诗《回答》里的一句:“冰川纪过去了,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?好望角发现了,为什么死海里干帆相竞?”

同行音乐家肖山,十五六年前曾骑行至此,回顾当年苍茫茫的天涯路,而今换了人间的沧海桑田,不胜感慨。他继北岛之后的“回答”想来该是:历尽千帆,归来已非少年,艺术之树却常青。

“为什么”的背后总有太多无解。帮助回答且完成这个巨大转变的,是天作,是人力,也少不了援藏干部那一点一滴心血的注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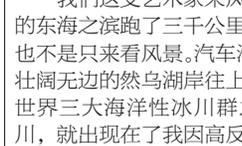
带着一分好奇,相继走访地处来古冰川之上的藏区村两委、之外的八宿县委县政府时,党员干部和援藏干部周末还身脱脱贫攻坚工作的场合,深深感动着我。这山不比内地,他们在这里即便休息,也是负重前行,说他们“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显然为时过早,但我相信天是蓝的,相信雷的响声,相信梦会成真。

贴近冰川一角之后,我被触动了心弦,产生了危机感,它和身后那座高不可测的雪山,从远古走来,变成今天这个样子,冷眼傲视众生,大部分是人类作出来的。冰川融化,全球变暖,必须治理!

济困扶危原本就是人类的美德,在神州大地一个也不能少的打赢脱贫攻坚战,冰川和雪山似乎也都能感应生态环境治理越来越贴近的脚步,一如我们在邦达大草原看到的融入这里每一寸土地表里的“两山”理论号子。

相信在人类的共同治理下,西藏的未来会更好,如同北岛《回答》的结句所描述:“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,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。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,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,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,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。”

那一点一滴心血的注入。带着



走近冰川一角

钟兆云

那一点一滴心血的注入。带着

那一点一滴心血的注入。带着



食好穿暖 (农民画)

陈其林



夜光杯

另一种社交

钱亦蕉

刻反应,而微信(包括其他即时通讯)就可以想一想再回复,有一个缓冲,甚至写错还能撤销。

微信缩小了时间距离,却扩大了空间距离。即时找得到人,却不用面对面。这真的让现代人很喜欢。就像我女儿,虽然跟我同一屋檐下,但有时也会微信说话,省了跑到另一间房间的麻烦——虽然我不知道这种省事是不是好。我们一家三口还建了一个群,每天讨论下晚饭吃什么,有时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和学习情况,比如周末要出差、考试考了几分之类的。

在微信带来便捷和适当距离的同时,却也让人变得更忙碌,这建立在你回复时间的极限上,其实跟你对微信的依赖度有关。同事姑娘因为把微信当作最重要的社交工具,所以回复极快,一般不会超过10分钟;但有些人,微信用

得不多,你发过去一条信息可能要几个小时才能等到答复——这时候你又可能因为要即时答复而选择打电话。回复很及时的人,可能对别人回复慢就特别敏感,会认为对方没礼貌,如果是异性朋友,还会被误会是否故意不搭理。另外,你用再多的微信表情,也没有声音语调能准确表达情感,没有脸部表情来得真实,所以有时还是需要我们用面对面聊来解决问题。

前不久,有个姑娘跟我说,她微信被某男士拉黑了。这不是一种有距离的交际吗?你不想理对方,可以选择不回复啊,难道一定要像小朋友那样说“我不和你好了”?拉黑大概就是“我不和你好”“不想理你”的宣言吧。

十日谈

微信表情包的发明者应该是个人精。

责编:杨晓晖